

阮小七的子孫

最近，內地接連有「假院士」被曝光。比如假冒中國科學院院士的阮少平、假冒俄羅斯自然科學院外籍院士的蘇文。兩個人不僅冒充院士，還都給自己認了祖宗。阮少平自稱是梁山泊好漢阮小七的二十七代孫，蘇文自稱是蘇轍的後人。

反正無從考證，也自然無從證偽，任憑胡說罷了。但阮「院士」認祖宗就有點走火入魔。因為「活閻羅」阮小七本是個虛構的文學形象。就像孫姓的、姓賈的，要認祖宗的話，至少要找孫思邈、賈似道這樣實實在在的古人，總不該攀附孫悟空、賈寶玉。

阮少平或許也有「苦衷」。畢竟阮非大姓，名人不多。「竹林七賢」裏的阮籍、阮咸，固然高潔，但老百姓沒幾個人認得。

而《水滸傳》家喻戶曉，阮小七的群眾基礎就廣泛得多。於是病急亂投醫，認祖宗也就慌不擇路了。何況，金庸先生的《射鵰英雄傳》裏，郭靖就是梁山好漢「賈仁貴」郭盛的人。有先例可效仿也。

這種虛榮的伎倆，本非新鮮事，自古就有。當年蘇軾蘇轍的老爹蘇洵，修族譜時也自稱是唐朝宰相蘇味道之後裔。五代郭崇韜起家行伍，封侯拜相之後，就變成了郭子儀的四代孫。前幾年，某電商大佬發跡之後，就有人出來「考證」，稱其祖宗「很可能」是漢高祖劉邦的弟弟劉交。

內地情景喜劇《我愛我家》裏，宋丹丹飾演的「和平」，也受到這股風氣影響，自稱是和珅的後人，結果和珅的滿族姓氏「鈕祜祿」都不認得，自稱「扭轉轉」氏。南宋文人林可山，自稱林和靖的七世孫。但林逋是個「以梅為妻，以鶴為子」的鑽石王老五。「離交」了人、梅、鶴基因的林可山，不敢想像是何等異形。

認個祖宗，無非是扯大旗作虎皮，用來嚇唬人。或許可蒙混無知，遇到真懂行的，誰不竊笑？

逢周三、四、五見報



漂流加州卷

「加州卷」這個東西，說是日本料理，日本師傅們聽了可都會皺眉；說它不是，現在又堂而皇之躺在很多壽司菜單裏，就連名字本身，都是一個謎團。它的故事確實曲折，像一個都市傳說，也像一部移民奮鬥史，只有聽過之後才會感慨，那看似「不正宗」的背後，其實是一次食材「革命」和跨越了文化、膚色的大膽突破。

故事要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溫哥華講起。沒錯，不是東京，也不是名字裏的「加州」，而是加拿大那個一到冬天就嘩嘩嘩的太平洋港口。當時一位移民到日的日本廚師開了家料理店，卻沒法找到跟家鄉同等水準的壽司漁獲，再加上當地人對吃魚生這件事敬而遠之，於是靈機一動，換成口感相似的牛油果，配以煮熟的蟹肉和黃瓜，最後用反捲的形式把海苔裹在裏面，將米飯露出。既沒有生魚肉，又滿足了大家對「異國料理」的幻想，很快就在當地走紅，紅到美國加州的食客將他的發明帶了回去，又無獨有偶「殺」回日本，成為如今響噹噹的一道菜。

如此看來，搶了溫哥華風頭的「加州」，更像是一個宿命般的舞台，把原本就成型的劇目搬過來上演，竟名聲大噪，反而從這裏走向世界。但回頭看看食材選擇，可以說加州卷的成功絕非偶然，牛油果這個主角實在妙，綿密的口感恰好能匹敵魚生的脂肪，且無任何腥氣，蟹肉棒又填補了海味的空缺，配上米飯的清香和外層芝麻疊加的口感，對初次嘗試壽司的人來講，近乎是完美選擇。走到現在，當初的加州卷反而成了「正統」，紐約有芒果和飛魚籽的爆漿豪華版；新加坡人乾脆裹上芝士焗烤，搖身一變就是「火焰卷」；首爾更是把醋飯換成紫米，再刷層韓式辣醬，認不出原樣，只能說韓流誕生地，果然火辣不尋常。



逢周二、三、四見報

繁華深處訪古

讀大學，有時候去西單買書，順便到這個商場轉轉，裏面攤位多而擠，繞來繞去，像個小迷宮，有賣日用品、文具、旅遊紀念品的，也有幾個小吃攤。我記得，有一種煎餃十分好吃，需排隊購買。攤主揭開平底鍋時，水蒸氣猛地沖出來，完全看不清煎餃的模樣，麵香肉香蔥香油香卻裹在一起四處瀰漫，叫人食指大動。後來，去西單少了，某天看報，才知道商場騰退了，被遮蔽的古建築正在恢復。

前幾天辦事正好路過西單，走進蒙藏學校舊址去參觀。恰逢雨後，夏

日的悶熱解了不少。院子方方正正，空曠安靜，難以找到當年商場的痕跡，就像當年這裏是商場時，難以感受到古韻一樣。院子分東西兩路，西路三進院落，東路四進院落，目前設計為幾個展廳，按歷史順序，陳列中華民族團結史的圖片實物。另有一間小些的屋子，專門介紹蒙藏學校，也就是這處古建的前世今生。更使人發思古之幽情的，則是院子裏的大棗樹。它在這裏扎根四百餘年了，枝繁葉茂，結滿了青色的棗子，一派盎然生機，把這院子裏新的老的建築，連

同空氣，都渲染得開朗起來。

匆匆看完展覽，又回到院子中間的空地上。此時，雨氣漸消，暑熱復返，目光越過院落圍牆望出去，商圈繁盛，高樓林立。時尚和古樸看似各據一方，互不相擾，卻又氣息相連，吐納與共。



逢周一、三、五見報

牽強解釋

見」，因為人的一念為零點零一八秒，光速為每秒三十萬公里，用光速乘以一念的時間，正好為筋斗雲的距離。初聽下來若不自己計算一下，很容易會被那位播主「忽悠」。對播主的「高見」實在不能認同，吳承恩這個明代作家要是在五百年前就知道光速，那他早已是中國古代最有名的科學家了。

許多解釋看似有道理，其實都屬牽強附會。金庸小說《射鵰英雄傳》裏，黃蓉問朱子柳可知孔門弟子共有幾人？朱子柳回答，弟子三千，達者七十二人。黃蓉又問七十二人中有老

有少，可知其中冠者幾人，少年幾人？那書生愕然，稱《論語》未曾說起，經傳中亦無記載。黃蓉便歪解《論語》裏「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一句，稱五六得三十，成年的是三十人，六七四十二，少年是四十二人，兩者相加不多不少是七十二人。

《論語》原文描述的是理想中的春日郊遊場景，與孔子的弟子數量並無關，上面的故事其實是金庸先生引自北齊齊人動筒問國學博士的一個幽默笑話。而據隋代侯白編著的《啟顏錄》，有人還接着問到三千弟子後來都甚結果？答曰：二千五百都充了軍

去，那五百個做了客商。問何證？回答《論語注》有云：「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只因兩數加起來正好是三千人故作如此解釋，這更像今天許多自媒體播主那般牽強附會的「高見」了。



逢周三、四見報

《無名指》

祖母與鄧叔彥不斷爭拗，鄧叔彥被母親責備頹廢，劇情同時展示隔代親人擔任照顧者的困難。鄧辭已踏入少女時期，正在努力預備中學文憑試（DSE）。鄧辭需要以輪椅活動，她與祖母一起住在較寬敞的公共房屋，不時擔心會被管理處抽查。鄧叔彥逃避現實，不願回家，只能於工廠大廈租用非法「劏房」獨居。住房問題與生活困難，亦令鄧氏家庭心力交瘁。

《無名指》卻非盲目地控訴社會冷漠。故事首先着眼于鄧叔彥的個人醒覺，他與妻子楊靜嫻都以為女兒生

命有限，沒有預計到擔任長期照顧者的困難。鄧叔彥面對逐漸成長但生命倒數的女兒，反省親情可貴，不再逃避責任，敢於面對厄運。

《無名指》的角色包含過氣運動員、公屋長者、長期重症病者，多是社會上的弱勢社群。當中出現另一階層的議員角色，點到即止地提出以公帑資助長期病患的原則問題，故事沒有刻意營造社會對立，重點在於每人如何真誠地面對自己的困難，繼而勇於承擔和應對。我最欣賞導演孔令政塑造的楊靜嫻這一角色，楊靜嫻雖

然並非傳統的慈愛母親，但是導演沒有對該角色作出道德批判，只讓角色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愧疚，鄧辭亦沒有對母親作出怨懟。電影整體故事十分感人，賺人熱淚，能讓觀眾一起宣洩情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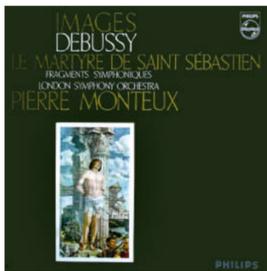
逢周一、二、三見報

聖塞巴斯蒂安的殉難

題材名作《聖塞巴斯蒂安的殉難》。

在十五世紀時，歐洲人普遍崇拜聖塞巴斯蒂安，視其為對抗瘟疫的守護神。在文學和藝術領域中，他常被描繪成綁在柱子上被亂箭穿身的悲慘形象。曼特尼亞一生共繪製過三個版本的《聖塞巴斯蒂安的殉難》，登上本張唱片封套的是羅浮宮版。

畫中的塞巴斯蒂安被捆在雕有古希臘混合式柱頭的石柱上，一臉悲憫



地望著天空，意大利文藝復興對古希臘和古羅馬元素及審美的推崇已佔據了其畫面主導。前景右下角站着兩位弓箭手，顯然是為他行刑之人。整幅作品所呈現的觀感是將觀者安置在和兩名弓箭手平行的位置，以仰視的角度目睹聖塞巴斯蒂安殉難的場景。仰視的視角加上頂天立地的石柱，給予他一種殉道者莊嚴的紀念碑式形象。畫作的用色淡雅而不濃郁，遠景在藍天白雲的映襯下還有

理想化的大理石建築。在聖塞巴斯蒂安右腳旁邊還有一個大理石雕刻的腳，它包含了天主教戰勝異教的隱喻。

「碟中畫」德彪西《意象集》&《聖塞巴斯蒂安的殉難》／《聖塞巴斯蒂安的殉難》



逢周三見報

桂花滷元宵

到山西陽泉市看小米產品，隨行到市內的示範餐廳，品嚐小米精製的新派山西菜。小米拌土豆鹹香，小米拌青菜嫩爽脆，還有小米餅夾豬肉，都是清新不膩的菜式，將小米的特質融合發揮。甜食有蒸小米糕，香彈軟糯，吃時蘸桂花糖，地道好吃。

桂花與米糰的組合，比較多人認識的就是桂花酒釀圓子，在餐廳吃，或自家製，選材、食譜各異，吃出不同風味。花與米，配成丸，清代早見，《小方壺齋輿地叢書》談元宵節慶，詳說：「元夕家宴，啖元宵以應節氣。元宵者，搓糯米粉，包桂花滷於中而為團，所以像月圓也。室自有群燈，又買之燈市，如壁燈、秋蟲之類，與孩提竹馬、手燈互相輝映。」糯米搓皮，桂花滷包在內，現代仍有此吃法。桂花滷或是桂花加糖，或換成蜂蜜，皆取甜味。湯圓像月，月照親

朋，共聚嘗甜，甜蜜相依。同看花燈，把臂出遊，甚樂。

明代《東門廣輿》另有「仙酒方」，同用上桂花、糯米，材料有白麵粉、糯米、桂花、細辛、大椒、良薑、杏仁、神麴、蜜糖，做法如下：「諸藥和勻，拌入飯內入瓶，以密封口，春夏七日，秋冬十五日。何時方可得開埋，藥在瓶中自作，聲此是神仙造酒法，萬兩黃金不與人。」各項食材先混和，再拌入熟飯，入瓶封好。發酵依季節天氣，日數不同。酒自發酵，瓶內會發出聲音，就知道發酵完成，當然聽聲也全憑經驗。古人說聲音來自神仙，為蜜酒添上雅名。



逢周一、三見報

故地重遊

朋友從內地來港旅行，無論行程多緊湊都要擠出時間，去社交媒體上所說的「香港二次元聖地」——信和中心。我欣然同往，上次去信和怕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了，故地重遊應該頗為有趣吧。

踏入信和，第一感覺是這裏的時間似乎凝固了——低矮的樓層，狹窄的走道，兩邊門面狹小，但塞得滿滿當當的店舖，和記憶中多年之前一樣。

人也很多，有操普通話和英文的遊客，更多的則是香港本地的年輕人，中學生模樣的女孩，捧着剛買的K-Pop紀念品，跟朋友說說笑笑、眉飛色舞；高高大大的「膠佬」高舉着一大盒高達模型，一邊從人群中奮力擠出去，一邊不斷地向受影響的路人道歉。大家也都笑着讓路，在這裏「終於買到心儀模型，想要趕

回家盡快開盒」的心情，無需多言，都能理解。

剛跟朋友分享說這裏多年未有變化，朋友卻笑着指向旁邊一家燈光明亮的店舖。我定睛望去，在店舖裏一大排Labubu，數十個未拆的盲盒整齊列陣成為背景板，最顯眼的地方是被用透明塑料包裝小心包起來的「限量版」和「特別版」，未有價格標籤，想必是「海鮮價」。

沒想到「打臉」來得如此之快，我也只能捂着臉，強行解釋：賣的東西變了，但信和沒有變：無論是二次元、模型手辦、K-Pop還是Labubu，都是年輕人喜歡的。



逢周一、三見報